

从《杏轩医案》浅探程杏轩学术渊源

李子依,沈津湛

(安徽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学院,安徽 合肥 230038)

[摘要]《杏轩医案》是清代新安医家程杏轩所著的一部总结其临床经验的医学著作。该书选案精严,辨证明晰,立方有据,用药灵活,是程氏“得之于心,而应之于手”的临证实录。程氏立足《内经》,师法仲景,推崇景岳,研习吴门医家温病学术思想,融汇历代其他医家学术精华,兼收并蓄,形成了其独特的学术特色。

[关键词]程杏轩;杏轩医案;学术渊源

[中图分类号]R249.2 **[文献标志码]**A **[DOI]**10.3969/j.issn.1000-2219.2011.06.007

程杏轩,名文囿,字观泉,号杏轩,歙县东溪人,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新安医家。杏轩学验俱丰,选方用药灵活变通。其一生主要有两部医著——《医述》和《杏轩医案》。《医述》是他“博览《灵》、《素》以后历代诸家之论,采其精当者,萃为一集”^[1]。《杏轩医案》则是其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的集中反映,“凡应手之处,往往录而存之,以自验学力之浅深”^[2]。

程氏熟悉《内经》理论,融汇仲景之道,旁通历代医家学说,推崇张景岳“温补”之论,兼擅吴又可、叶天士等吴门医家的温病治法。通过对《杏轩医案》的解读,笔者认为其学术渊源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。

1 立足《内经》,详探病机

《黄帝内经》医学理论丰富,文字凝练,为学医者必读之医学典籍。后世医家在其基础上不断延伸拓展,并用于指导临床疾病的诊治。

程杏轩深谙《内经》理论,深知辨证若病机不明,则难愈病,甚至变生他疾。有鉴于此,杏轩临证必详探病机。如《杏轩医案》“张汝功兄乃郎嗽久伤阴,奇治验”案中记载,患者秋间咳嗽,入冬不止,气急面红,渐致潮热脉数,食减肌瘦,清肺润燥止咳药,“遍尝无验”。杏轩诊为“童质向亏,嗽久阴伤”,根据《内经》“阴之所生,本在五味”、“五谷为养,五果为助,五畜为益”的原则,取猪肉、雪梨、粳米,煎汤煮粥,让患儿啜食,“淡旬而愈”。再如“鲍智原翁令孙痘后鬼脸溃久,药投温补而愈”案,患儿3岁,左手溃烂,屡经外科治疗仍不收口。杏轩观患儿“面黄肌瘦,神形疲倦,目无精采,天柱骨垂”,一派大虚之象,认为“溃久脓水流多,气血受伤”。根据《内经》“形不足者,温之以气,精不足者,补之以味”思想,选用人参养营汤,加附子、鹿茸、枸杞子、杜仲,数十剂后,患儿“气血恢复,溃口亦敛”。又如“汪商彝翁夫人风寒袭络之证”

案,患者感受风寒邪气,渐致项脊酸痛,喜暖畏寒,他医投祛风理气药不应,杏轩据《内经》“痛者寒气多也”,及“寒则泣不能流,温则消而去之”等理论,并遵后世医家“治风先治血,血行风自灭”之旨,认为“理当养血为君,佐以温通脉络,非驱风理气所能治也”。选用当归、枸杞子、杜仲、巴戟天、附子、鹿角胶、狗脊、五加皮、秦艽、桑枝等养血温络药,“四剂全愈”。

2 师法仲景,变通有方

杏轩熟知仲景之道,潜心研究伤寒理论,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就医术而言,“蔑古则失之纵,泥古则失之拘”。杏轩尤擅用经方,并能灵活指导临床辨证用药。如“许姬伤寒疑难证治”案中,许姬冬月病伤寒,医投诸药不应,杏轩则据其脉证,引用仲景伤寒理论揭示病机,“太阳病不罢,面色缘缘正赤者,此阳气怫郁在表,其人躁烦,不知痛处,但坐以汗出不彻,更发汗则愈。何以知之?脉涩故也。”符合《伤寒论》第48条,“二阳并病,太阳初得病时,发其汗,汗先出不彻,因转属阳明,续自微汗出,不恶寒……若发汗不彻,不足言,阳气怫郁不得越,当汗不汗,其人躁烦,不知痛处,乍在腹中,乍在四肢,按之不可得,其人短气但坐,以汗出不彻故也,更发汗则愈。何以知汗出不彻,以脉涩故知也。”疏方大青龙汤,患者服二剂后,病大有起色,“转为调理而安”。

杏轩还擅用仲景经方治疗杂病,如“曹肖岩翁三郎麻闭危证”案,患者幼时出麻,“冒风隐闭,喘促烦躁,鼻扇目阖”,肌肤枯涩,不啼不食,投药不应,“势已濒危”。杏轩投仲景麻杏甘石汤,一服肤润,麻渐发出。再服周身麻出,“神爽躁安,目开喘定”。杏轩称“予治麻闭危候,每用此方获效”,并提出“仲景方不独专治伤寒,并能通治杂病也”。又如“胡某妇脏躁,面论证治方法”案,胡某妻患病半年,“外无寒热,饭食月事如常”,所怪者“时时悲泣,劝之不止,询其何故,伊不自知”。杏轩认为病属脏躁,疏方仲景甘麦大枣汤,后“服之果验”。

作者简介:李子依(1989-),男,在读本科生

通信作者:沈津湛,13865970909,shenjinzhan@126.com

杏轩临证治病,不仅“以古为师”,而又“间出新意”。如在“鲍宗海风寒喘嗽,误补,肺胀欲绝治验”案中,患者因风寒犯肺,喘嗽多日,又被他医一再误治,遂成肺胀危证。杏轩疏方小青龙汤,方中除去收敛补之五味子、白芍,加苦泻平喘之葶苈子、杏仁,“盖肺苦气上逆,急食苦以泻之,如救眉燃,不容缓待也”。用药后,“喘定能卧”。体现了杏轩辨证用药师法仲景,而又变通不拘的治疗特色。

3 推崇景岳,治多温补

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,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备受杏轩推崇。如在“洪荔原翁挟虚伤寒”案中,认为“阳根于阴,汗化于液,云腾致雨之妙,独景岳先生得之”,倍赞张景岳所创制的理阴煎、麻桂饮、大温中饮等方,称其为“长沙之功臣,而补其所未备”。

程氏受景岳“温补”思想影响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喜用景岳温补名方,如六味回阳饮、右归饮、暖肝煎。如“李某阴证伤寒见纯红舌”案,患者一派大寒之象,“阴寒脉证悉具”,唯“舌色如朱”。杏轩不为舌色所干扰,用重剂六味回阳饮,“数服病痊,舌色亦退”。再如“洪临川兄幼女偏废”案,患儿右肢痿软,“不能举动”,杏轩认为由先天不足,肝肾内亏所致之偏废证,指出“药当温补”,疏方右归饮,加人参、黄芪、鹿角胶,温补肝肾,“数十服乃愈”。又如“吴礼庭兄时感肿腿,消后举丸肿痛”案,患者吴礼庭患腿肿,“时感寒热,耳旁肿痛”,他医与清散药两剂,服后“耳旁肿消,举丸旋肿,痛不可耐”,杏轩选用张景岳暖肝煎加吴茱萸,“一剂而效”。

二是治病多从“温补”着手。如“许嗣之兄齿痛”案,患者齿痛不可耐,杏轩诊脉沉细无力,见证“形寒足冷”,断为虚寒证,而非风热所致的外感病,并指出“不徒用补,更须以温”。以八味地黄汤加骨碎补,“一服痛已”。又如“吴芳崖兄幼孙胎疰”案,患儿刚出生两月即患胎疰,服疏导和解药不愈,“面色黄滞,口鼻手足俱冷”,杏轩认为小儿“攻伐宜少,补益宜多”,患儿疰久脾伤,故用六君子汤加炮姜,温补脾元,服药后“色泽肢温,疰止无恙”。

4 研习吴门,究心温病

明清时期,瘟疫不断爆发,众多医家针对此病提出相应的理论和治法,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经验。在这种背景下,温病学说得以形成和发展。在众多温病医家中,吴门温病学派的医家最为有名。其中以明代吴又可,清代叶天士、薛雪等为代表,吴又可创“戾气学说”,叶天士建立卫气营血辨证,薛雪之《湿热条辨》对湿热病颇有研究。

程杏轩致力于研习吴又可、叶天士的学术思想,

并直接运用到临床诊疗中。如“陈某子感证体脉俱厥”案,患者夏月“壮热神昏,面赤烦渴,唇燥舌焦,口鼻牙根出血”,一派胃腑实热之象,唯“脉息沉细,四肢厥冷”,杏轩认为此为阳证,应重用凉药,无奈病家畏药寒不服。再诊时,势已危笃,脉象绝无,四肢“冷过肘膝”,“腹痛拒按,欲便不解,惊狂不定”。杏轩根据吴又可《温疫论》有关体脉脉厥的论治^[3],认为非用承气汤急下不可,使结热泻,腑气通,厥回脉出,方能转危为安。服药后患者“夜间便行二次,比晓厥回脉出”。又“柳圣依翁夫人热病战汗而解”案,患者夏间热盛无汗,烦渴昏谵,脉数舌黄。杏轩认为是热病,非清不可,疏方竹叶石膏汤。患者服后,寒战肢抖,汗出如浆,肤冷息微。杏轩认为是邪正相争之战汗,并根据叶天士《温热论》中“(邪从汗出)解后胃气空虚,当肤冷一昼夜,待气还自温暖如常”^[4]等论述,消除众人疑虑。后患者果“汗敛神苏”,后调理而愈。此案实得叶香岩治温病“顾其津液”之法^[5]。

5 转益多师,各科皆能

程杏轩悉心研读历代医家医著,从前人学术思想中汲取精华,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,注重总结内、妇、儿等各科经验。如吸收李东垣“补土”思想,儿科名家许豫和治儿科病方略,以及喻昌“秋燥”思想。在“郑姬便闭”案中,杏轩用李东垣名方补中益气汤,加制大黄,治愈患者便闭。又“某妇胎动下血”案,杏轩同样用东垣补中益气汤加阿胶,治孕妇胎动下血,“屡用皆验”。“洪梅渚翁乃爱暑邪扰胃,发热吐泻,欲作惊搐”案,杏轩仿用许豫和黄土稻花汤治患儿暑风惊候,辨证用药,“一剂而效”。又如“王氏妇妊娠,二便闭塞”案,患者“便溺不通,二阴牵胀,足膝浮肿”,杏轩认为是“金燥水无以生,清肃之令不能下降”所致,主张“清肺之热,救肺之燥”以治其源,用喻昌清燥救肺汤,小便得通。后于原方加入枯芩、梨汁,以治余症。

总之,杏轩立足经典,师从百家,极大地丰富了其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。他既擅用经方,又精通时方,师古而不泥古,选方用药灵活,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程杏轩.杏轩医案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9:5,8.
- [2] 曹炳章.中国医学大成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7:302.
- [3] 吴又可.温疫论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3:38-40.
- [4] 叶天士.叶天士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6:3.
- [5] 李济仁,胡剑北.杏轩医案并按[M].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6:147.

(收稿日期:2011-03-24)